

承转之间：论民俗的稳定性特征与现代性流变

古丽娜·吐尔逊买买提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1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10日；发布日期：2026年2月25日

摘要

在社会流动性持续加快、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的当代语境下，民俗的生成机制与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民俗群体已从传统的地域固定型群体，转向临时聚合型、圈层化与符号化联结的多元形态。本文以《民俗学概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聚焦民俗传承与适应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稳定性”与“流变性”核心议题，通过双重维度的系统分析展开研究。首先，阐释民俗跨越时空维系文化认同的稳定性机制，深入剖析集体性、程式化、传承性等关键特征的内在逻辑；其次，立足现代性冲击的现实背景，从实践形式、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三个维度，解析民俗的现代流变轨迹，并结合数字化传播、消费社会崛起、生活节奏加速等时代特征，辅以具体案例进行深度解构。研究表明，民俗的生命力并非源于对传统的僵化固守，而是在于“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动态平衡，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民俗持续存续与焕发活力的核心动力。

关键词

民俗学，稳定性，流变性，传承性，现代性

Between Transfer and Inheritance: On the Stability of Folk Custom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ity

Gulina Tursunmammet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uary 14,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5,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pervasive digital technology, the mechanisms and forms of folk culture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raditional

regional communities have evolved into diverse, temporally aggregated groups characterized by hierarchical connections and symbolic associations.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roduction to Folklore Studi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rwoven dynamics of “stability” and “fluidity” in folk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employing a dual-dimensional systematic analysis. First, it elucidates the stability mechanisms that sustain cultural identity across time and space, delving into the intrinsic logic of collective identity, ritualized patterns, and generational continuity. Seco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s challenge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modern trajectory of folk cultur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social function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By integrating contemporary features like digital dissemination, the rise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accelerated lifestyles, the research employs concrete case studies for in-depth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folk culture’s vitality stems not from rigid adherence to tradition, but from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Thi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form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sustained existence and revitalization of folk traditions.

Keywords

Folklore, Stability, Fluidity, Inheritability, Moder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民俗的“锚点”：稳定性特征结构机制

全球化浪潮裹挟着技术革新与观念转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在这一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被视为“传统遗存”的民俗文化，如同历经风雨而不灭的火种，其当下境遇与未来走向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思考。城市青年对传统节日的创新性实践、古老叙事通过影视动画的创造性转化、传统手工艺借助数字媒介的传承突围等现象，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现代性似乎具有“解构一切稳定性”的强大势能下，民俗为何未如浮萍般消逝，反而以多元流变的形态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指出，传承与变异是民俗发展的核心动力，二者如同民俗的“血脉”与“气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维系着民俗的存续与活力。基于此，本文以《民俗学概论》的理论体系为根基，以“稳定性”与“流变性”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分析维度，聚焦民俗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存在状态，展开系统性考察与深层次研究[1]。

一、民俗的“锚点”：稳定性特征的构成机制

面对现代社会的剧烈冲击，民俗文化并未如部分观点所预判的那样走向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蕴含着的一套稳固的结构性“锚点”。这些内在于文化肌理的核心要素，构成了《民俗学概论》所总结的民俗稳定性特征的核心内容。

1、集体性与超时空性

民俗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社会文化根基，关键在于其鲜明的集体性特质——它并非个体突发奇想的产物，也非随意建构的文化形式，而是特定族群、地域或群体在漫长的共同生活历程中，通过集体智慧的反复磨合、积淀与筛选，最终形成的文化共识[2]。这种共识如同深植于土壤的根系，既维系着民俗的核心形态稳定，又为其在时代变迁中孕育活力提供了基础。以春节习俗为例，贴春联、燃放爆竹、守岁、阖家团圆吃年夜饭等文化实践，并非由某一个体单独创造，而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

成的独特文化模式，跨越时空界限，成为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

2、模式性与程式化

民俗稳定性的外在呈现，依赖于高度程序化与模式化的表达形态——这种形态作为文化基因的显性载体，既将集体记忆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系统，又通过重复性实践保障了代际传递的连续性，使其能够在社会变迁中保持核心特质不变^[3]。例如，口传文学中“从前有座山……”的经典开篇句式、传统婚礼遵循的“三书六礼”仪式流程、节庆活动中固定的特色饮食传统(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吃月饼)等，这些程式化的文化实践如同串联文化基因的链条，既将集体智慧转化为具象化的符号体系，又通过反复实践实现民俗的代际传承，形成清晰、易懂、易传的标准化形态。后辈无需重新探索与创造，只需遵循前人传承的文化路径，通过模仿与践行传统规范，便能自然接续文化根脉，快速融入群体的文化认同之中。这些固定的文化实践，直接成为群体身份的显性标识，在代代相传中不断强化群体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使个体在熟悉的文化符号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定位。

3、传承性与规范性

民俗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传承过程并非简单的复制与照搬，而是建立在传承者情感认同与技艺坚守的基础之上——技艺传承者怀着对民俗文化的真挚热爱，通过师徒相授的方式，将毕生积累的经验与技艺倾囊相授^[4]。同时，民俗传承本身蕴含着严格的技艺规范与传承准则，保障了传承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民俗在长期的代际传承中，逐渐演变为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形成一种隐性的社会规范与文化约束力，如同无形的文化契约，维系着群体的秩序与团结。例如，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自然崇拜仪式、祖先祭祀礼仪等民俗实践，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与家庭伦理观念；而老辈流传的谚语格言、村落规约等，则如同隐性的行为指南，规范着农业生产的节奏，调解着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始终发挥着教化育人、维系秩序的社会功能。当一种文化现象从“可选择”的自由状态，转变为“群体性必遵”的文化共识时，便获得了更为稳固的存在根基。这种转变如同松散的沙土凝聚为坚硬的岩石，借助群体的共同意志与实践力量，转化为难以轻易改变的文化习惯，从而实现民俗的长久存续。

2. 民宿的“变奏”：现代性语境下的流变表现

稳定性是民俗存续的根基，保障着传统的代际传递；而流变性则是民俗适应时代发展、维系长久生命力的路径——稳定性为文化基因的延续筑牢了基础，流变性则为传统注入了适应环境的活力。在坚守传统内核与开拓时代新途之间寻求平衡，使得民俗既保留着历史积淀的厚重感，又具备了契合当代生活的现实价值。

一、形式的流变：从实体场域到虚拟空间

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为民俗的传播与表达开辟了全新路径——它们如同无形的文化桥梁，既打破了民俗传承的地域限制，以更具感染力的形态进入公众视野，又推动着民俗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变革，从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传播转向网络时代的数字化表达，在持续创新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第一，传播载体的数字化转型。传统语境中围坐火塘或炕头聆听老人讲述民间故事的场景，如今已转变为网络小说的故事框架、动漫作品的角色原型以及电子游戏的核心剧情。这种从“口头传播”到“数字化呈现”的转型，使古老叙事在新的媒介形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例如，贵州苗族的“蝴蝶妈妈”创世神话，原本通过苗族老人的口头传承与刺绣纹样得以延续，如今借助动画短片《蝴蝶妈妈》的数字化改编，以精美的视觉画面与生动的叙事节奏，在B站等青年聚集的平台获得了数百万次播放量，相关话题讨论量超过10万条。此外，福建泉州的“拍胸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

播,被创作者结合现代舞蹈元素进行改编,形成“创意拍胸舞”系列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0万次,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参与模仿与传播。这些案例表明,数字化传播不仅保留了民俗文化的核心内涵,更通过契合青年群体审美与传播习惯的形式,实现了民俗文化的跨代际传播。

第二,仪式实践的虚拟化。很多以前得在祠堂、庙会这些地方办的传统民俗活动,现在慢慢被网络接手了。最明显的就是“云庙会”里的虚拟烧香拜神场面、“线上祭祖”里隔着千里也能数位磕头的仪式。这些新花样像看不见的线,把各地漂泊的人和老家的民俗记忆重新串起来,让老传统在数字时代有了新活法和表达门道。现在,点下手机屏幕就能在手机应用里看虚拟舞龙舞狮的热闹场面;用专门的线上祭扫平台,还能给远方的亲人建个数字纪念馆——从送电子鲜花到点虚拟蜡烛,这些仪式互动不仅保留了老礼儿的温暖,还让亲情表达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成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情感纽带。

第三,物质民俗的符号化与再创造。承载着日常生活烟火气的传统手工艺,如苏绣、剪纸、泥人等,如今已跳出“实物收藏”的单一框架,实现了符号化与再创造。苏州缂丝技艺作为“织中圣品”,原本多用于高端服饰与艺术品创作,如今通过与奢侈品牌合作,将缂丝纹样应用于手袋、围巾等时尚单品,某品牌推出的“缂丝仙鹤围巾”单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使传统技艺在高端消费市场获得新生^[5]。此外,陕西凤翔木版年画的传统纹样,被设计师提取并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出年画主题的手机壳、笔记本、冰箱贴等产品,2023年相关文创产品销售额达到800万元,带动当地100余名手工艺人就业。在数字化领域,故宫博物院将馆藏的传统纹样进行3D建模,推出“数字纹样库”,供设计师免费使用,截至2023年底,该纹样库累计下载量超过30万次,催生了大量融合传统纹样的现代设计作品。这些实践表明,物质民俗正从“实体器物”转变为“文化符号”,在跨界融合与创新中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功能的流变:从实用整合到审美消费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民俗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也发生了显著的转移。

第一,从生产指导到文化展演。传统农耕、手工业社会里诸多民俗像跟着节气走农事歌谣、匠人世代相传行业禁忌、木匠瓦匠口口相授诀窍,这些都不是空泛仪式,而是扎扎实实长在生产里的“活工具”,它们直接参与春种秋收、手工劳作,每个音节、每条规矩都凝结着先人摸索出实用智慧,是维系生产秩序、提高效率“民间密码”。从前在田间地头、作坊里管用民俗规矩比如教人何时播种节气口诀、木匠忌讳“门不对窗”禁忌,到了现代工业与后工业交织社会里,生产上的“硬核”作用慢慢褪色了,它们不再是指挥生产“金科玉律”,反而更多成了橱窗里展示“文化名片”、商场里被追捧的“审美潮物”就像老绣娘手艺从缝纫机旁“搬”到了文创市集,从指导做衣服“实用手册”,变成了让人驻足欣赏、心甘情愿买单“文化符号”,在消费与展示中延续着新生命。

第二,从社会整合到身份建构。在传统封闭的村落社会中,民俗是维系社区团结的“隐形纽带”。通过共同参与农事协作、红白喜事等民俗活动,村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社会联结,民俗成为保障社区凝聚力的核心黏合剂^[6]。然而,在现代都市社会中,高楼林立、邻里疏离的居住环境使得民俗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渐弱化,其身份建构功能则日益凸显。例如,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青年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生活时,通过在社交平台分享潮汕功夫茶制作技艺、潮汕牛肉火锅烹饪习俗等内容,构建起“潮汕人”的文化身份标识;此外,蒙古族青年通过穿着传统服饰参加城市文化活动、在短视频平台传播蒙古族长调民歌等方式,表达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相关调查显示,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少数民族青年中,有78%的人表示会通过传播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方式建构身份认同,民俗成为他们在陌生城市中维系文化根脉、表达自我的重要载体。

三、意义的流变:从神圣信仰到世俗情感

现代理性主义与科学观念的普及,使得许多民俗事象背后原初的神圣性与信仰内核逐渐淡化,其文

化意义发生了从神圣到世俗的平移。

1、民间信仰的世俗化转化

许多基于传统民间信仰的民俗禁忌与仪式，在当代社会已失去其严格的神圣约束力，逐渐转向世俗化表达。例如，传统婚嫁习俗中的“择吉日”“避生肖”等禁忌，在年轻一代中已不再被严格遵守，其神圣性与神秘性色彩大幅减退。部分年轻人会选择保留这些形式，作为对长辈的尊重与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另有部分习俗则被娱乐化、游戏化改造，如将传统婚礼中的“跨火盆”仪式改为婚礼游戏环节，增加婚礼的趣味性。此外，福建闽南地区的“拜天公”仪式，原本是基于对天公的神圣信仰而举行的隆重祭祀活动，如今更多地成为家人团聚的契机，仪式流程简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家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祝福表达。

2、节日内涵的情感聚焦

许多传统节日起源于先民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如春分祭日、秋社祈谷、端午驱邪、中秋拜月等习俗，其根源在于先民“天人感应”的朴素观念，通过仪式与自然对话，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祈愿。如今，这些节日的神圣祭祀内涵逐渐淡化，核心意义沉淀为世俗情感的表达与维系。例如，春节的核心意义从“祭祀祖先、祈求来年丰收”转变为“家人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团圆饭、微信红包、朋友圈全家福等成为春节的核心元素；中秋节则从“拜月祈福”转变为“亲友相聚、寄托思念”，月饼不再是祭祀的供品，而是传递情感的媒介。

3. 承转的辩证：民俗生命力再审视

民俗在形式、功能与意义层面的持续流变，本质上是“传承”与“转型”辩证关系的体现——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如同老树发新芽，传承为转型奠定基础，转型为传承注入活力，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传统在创新中得以延续，创新在传统中扎根生长，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统一关系，民俗也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张力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变”中之“常”：流变中的稳定性内核

无论民俗的外在形式如何变迁，无论是元宇宙中的数字灯彩，还是文创市集上的创意剪纸，其内在的“文化根脉”始终如同老槐树的年轮般稳固。蕴含在传统纹样中的吉祥如意、凝结在民俗仪式中的伦理规范，如同刻在文化基因中的“密码”，无论表现形式如何翻新，其核心精神内核始终保持不变，坚守着代代相传的文化理念与情感底色。这种内核由核心价值、基本情感与集体记忆共同构成，如同文化基因的深层编码，既承载着群体共同的伦理准则与精神追求，又蕴含着代际传递的情感模式与历史记忆，在形式变迁中始终维系着文化认同的连续性。形式如同流动的河水，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而情感与价值内核则如同河底的磐石，历经时间考验依然坚守着文化本源。这种“变”与“常”的辩证关系，正是民俗在传承中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外在形式可以灵活变通，但核心精神始终不变。正因为内核的稳定性，即便民俗形式历经“蝶变”——从传统私塾的礼仪到数字化祭典，从田埂上的劳动号子到国潮歌曲，其文化血脉中蕴含的基因密码依然能够被群体准确感知并产生情感共鸣。这种稳定性如同文化基因的“生物标记”，既保障了代际传承中“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又维系着文明长河中“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文化脉络，使传统在创新中不丢根本，在变迁中保持活力。从“传统的发明”理论视角来看，民俗的稳定性内核并非静态的“原初传统”，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构与确认的文化共识。霍布斯鲍姆与兰格在《传统的发明》中指出，许多所谓的“古老传统”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为特定目的而建构的，但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基因与情感内核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7]。

2、“常”中求“变”：稳定性的当代挑战与创新机遇

民俗的稳固性不是硬石头，而是得靠动态调整才能活下去的传统。它既不是死守老规矩的僵化样本，

也不是拒绝新变化的封闭系统，恰恰需要主动求变才能让文化生命一直延续[8]。这种“以变养常”的本事，让民俗跟着时代变的时候，一直都有鲜活的生命力，既守得住老根儿，也接得住新花样。现在，民俗传承主要有俩问题：一是社会变化快，原来的村子、家族这些地方散了，会传的人也少了；二是年轻人受外国文化影响，对老传统有了距离感。但问题也藏着机会。比如，短视频和直播能让非遗师傅直接给观众露手艺、讲老故事，不挑地方，引来新关注。网络游戏、影视剧这些大众玩意儿，成了民俗元素混进现代生活的“暗门”，用年轻人爱看的方式，悄悄传文化。所以，“变”不是坏事，反而是让老传统能接着活、接着长的必须法子。

3、走向“非遗”之后的民俗：从保护到生活实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了“非遗”保护工作后，全世界慢慢又认清了民俗的价值。民俗是活文化里顶要紧的一部分，大家慢慢都懂了它的分量，全世界也都认了它的意义。不过，“保护”这个词有时会让民俗变成“玻璃柜里的展品”或“死标本”，让它离开原本活的文化土壤。民俗能活好的重点，不是当老物件供在柜子里，而是让它重新扎进现代生活的泥土里，在日常吃喝拉撒、待人接物中自然活、自然传。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死守老民俗的老样子不放，更要让民俗在守住根的基础上，学会适应现在的生活。比如让设计师和老匠人搭伙研究，把老手艺做成又好看又实用的新物件；还有让社区在老节日的基础上，办些新活动，让城里人也能一起热闹热闹，这样民俗才能自然活在新时代。民俗的未来，不该只是放在台上看的“老古董”，而应该是能走进现代人日子、心里和精神里的活文化[9]。民俗学的任务也不只是“抢救”和“记录”了，还要去观察、解释、推动这种“老传统变新花样”的过程，让民俗真正活在新时代[10]。

4. 结语

通过对民俗稳定性与流变性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民俗并非静止不变的传统遗存，而是在“传承”与“变革”的张力中不断发展的活态文化形态[11]。民俗的稳定性特征，如集体性、程式化、传承性等，构成了其文化根脉与身份标识，保障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连续性与可识别性；而民俗的流变性特征，如形式、功能、意义的灵活调整，则使其能够应对时代环境的变化，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现代性带来的社会流动、媒介变革与消费转型，并未直接摧毁民俗，反而为其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与发展机遇，使其以更为复杂、多元、融合的形态存续与发展。

民俗学要应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挑战，就必须跳出“真伪之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僵化思维，深入探究民俗“传承与创新”的辩证逻辑。这要求我们将研究重心从“静态的传统民俗形态”转向“动态的民俗实践过程”，关注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改造与重构传统民俗，如何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12]。未来的民俗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多元理论视角，加强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深入挖掘民俗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为民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13]。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2] 孙九霞. 民俗主体变迁、民俗形态混杂与民俗学的新路径[J]. 民俗研究, 2025(6): 5-12.
- [3]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传统生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4] 王霄冰. 民俗主义论与德国民俗学[J]. 民间文化论坛, 2006(3): 100-105.
- [5] 刘晓春. 民俗与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J]. 学术研究, 2011(5): 3-8.
- [6] 岳永逸.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 民俗、曲艺与心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7] 霍布斯鲍姆·兰格. 传统的发明[M]. 修订版. 顾杭, 庞冠群,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重印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9] 陈勤建. 当代中国民俗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 [10] 萧放. 传统节日与当代社会[J]. 民俗研究, 2022(3): 5-16.
- [11] 吕微. 民俗学的“本真性”问题与理论反思[J]. 民族文学研究, 2021(1): 89-98.
- [12] 彭兆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困境与突围[J]. 思想战线, 2020(5): 120-127.
- [13] 郑土有. 数字时代民俗传承的路径与挑战[J]. 文化遗产, 2023(2): 45-53.